



人体世界科幻小说

3

苟天晓

著

# 小草和风儿的

XIAOCAO HE FENG  
ER DE JUECHANG

# 绝唱



第一部人体体内世界奇幻小说

文学与医学的奇妙嫁接

对新鲜的想像空间

对神奇的细胞人物

对精彩的武侠+情感的故事模式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# 小超人历险记

XIAOCAO HE FENGGE  
DE JUECHANG

苟天晓 著

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小草和风儿的绝唱/苟天晓著. —上海: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04.4

(人体世界科幻历奇小说)

ISBN 7-5324-6039-8

I. 小... II. 苟... III. 儿童文学-科学幻想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017205 号

人体世界科幻历奇小说③

小草和风儿的绝唱

苟天晓 著

贾培生 绘画

费 嘉 装帧

---

责任编辑 谢倩霓 美术编辑 费 嘉

---

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 
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

200052 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

易文网 [www.ewen.cc](http://www.ewen.cc)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宜兴市教育彩印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

印张 6 125

2004 年 4 月第 1 版

200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8,00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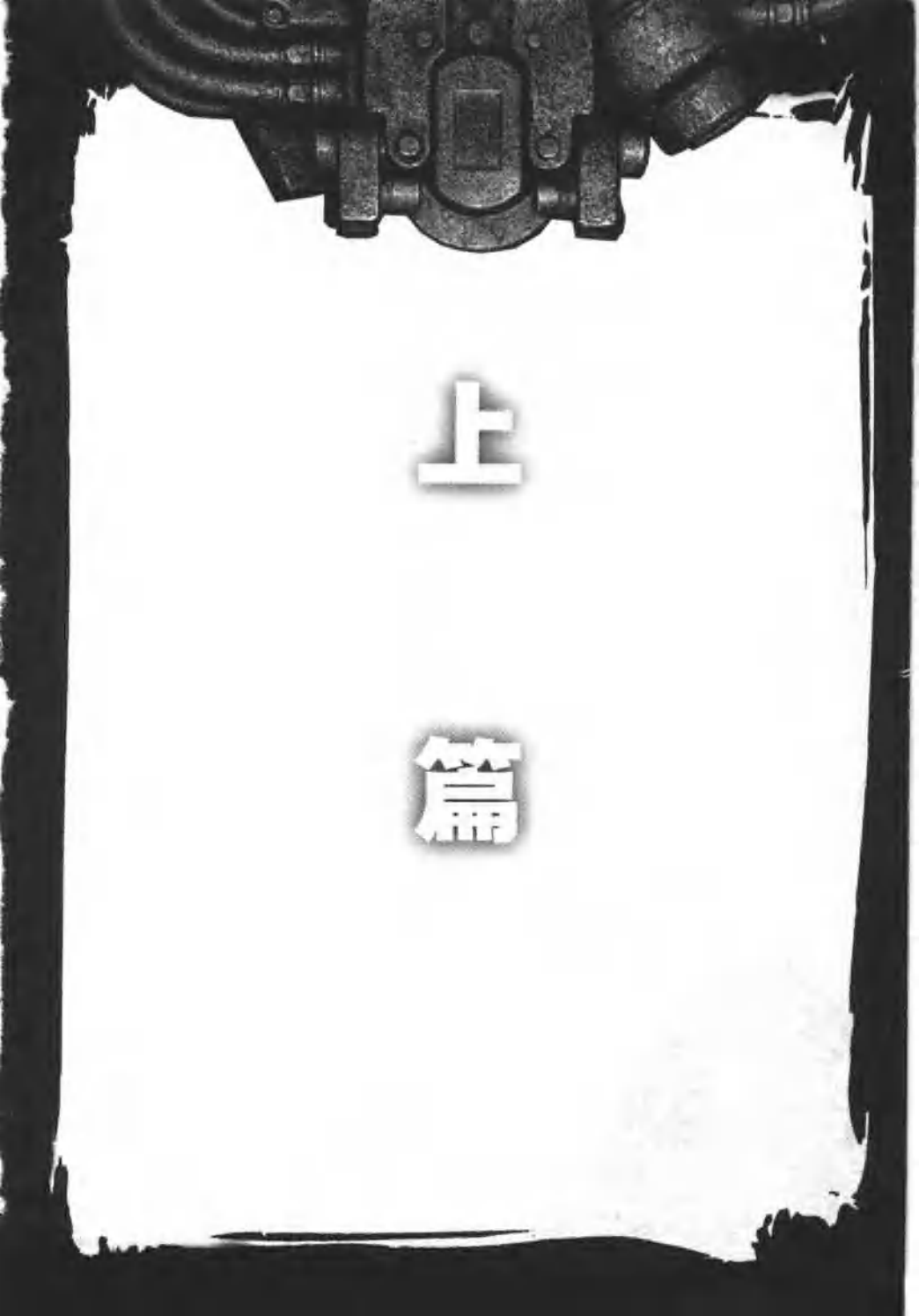
---

网址: [www.jcph.com](http://www.jcph.com)

电子邮件: [postmaster@jcph.com](mailto:postmaster@jcph.com)

---

ISBN 7-5324-6039-8/1·2193 定价: 12.00 元



上

篇

这部故事是接着上部《歌声里的刀光》讲的。

上部故事讲到在最后两个小李一刀融为一体，小李一刀终于获得了一颗圆满的心——他的这颗心自从在大三失去一角后，他为之受尽了痛苦，而歌歌则为之走遍天涯，唱着《把芦苇还给我》，苦苦找寻着那一角心。现在这颗心终于团圆，终于圆满，小李一刀的心也因此获得了宁静和彻悟，虽然他的内功尽失。这结局与长胜很相似。而小草却获得了小李一刀的内功和心血——其中还包括长胜的心血！

小李一刀告诉小草：“世出非常之人，必期非常之功！”但小草却不知道自己做些什么。

小草望着小李一刀，歌歌也望着小李一刀，他们看见小李一刀双目澄澈而宁静，如两泓碧潭，一扫往日激流般的跌宕、奔流和轰鸣，他浑身上下充满着不可言状的魅力。他们不知道这是一个消灭了敌人或魔障，弃去了包括武功在内的一切负担，因而获得大解脱、大智慧的人。

小李一刀望着滚滚的峡谷，这时夕阳已完全西沉，暮霭苍茫，山川沉沉，惟有波涛拍岸之声。

小李一刀低声吟道：“江间波浪兼天涌，塞上风云接地阴。”吟罢良久，他又轻轻长叹一声。

小李一刀回过头来，他的目光落在身边草丛中的那把宝刀上。他拿起刀来，只见宝刀在黄昏的薄暮中闪烁如虹，夺人心魄。

小李一刀用指轻轻弹去，宝刀铮然而鸣，如龙吟凤啸，经久不绝。

三人不禁肃然。小李一刀轻轻叹道：“当年长胜大哥在大树十字坡下，弹刀高歌一曲‘弃我去者……’，天下闻名。不知谁再能为之续唱。”说罢他把刀细细看了一遍，然后用双手捧给小草。

小草不解其意，小李一刀说：“这把刀送给你吧。”

小草吃了一惊：“这怎么能行，大哥！我怎能配上这把刀呢……”

小李一刀点点头说：“拿上。”他的神情不容置疑，小草只得接过了刀。

小李一刀接着说：“物华天宝，最忌炫人。把它藏起来，然后忘掉。”

小草说：“是，大哥。”他把宝刀插入腰带的中间，再把腰带扎在腰里。

小李一刀说：“我的工作已经完成，我可以休息几天了。我和歌歌要去老虎大叔那儿，陪陪长胜大哥、单子将军和老杜大师。”

小草说：“那么我呢？”

小李一刀说：“以后要你做的事恐怕多着呢。”他转身望着愈加迷茫的山水，一阵疾风吹来，山林澎湃，涛声激荡。小李一刀说，“在咱对付克隆的这段时间，我发现咱体内世界病毒异常活跃，我预感到要出大事。幸亏白教授设计的那场内分泌风暴将体内世界荡涤了一遍，将他们消灭了大半，没使他们爆发出来。但他们肯定还要死灰复燃。这次病毒非同一般，我也认不出来，起码是一种新变异出的流感病毒。这个世界，真是走不完的坎坷，过不完的险阻啊。”

小草说：“那么我能做些什么呢？”

小李一刀说：“咱们走着瞧吧。兄弟你天赋甚好，又新获我的心血内力，还有你长胜大哥的心血——就是你长胜大哥的这点心血，不但救了我的命，还使我在最后的搏斗中，能咬住一口气坚持到最后——你现在真可谓是身赋异禀，但你的武功却极不相称，你只会形意拳的三体式和一路崩拳，这对形意拳来说连门都还没入呢！你能练出一身武功，将能为这个世界出多大的力啊！”

小草说：“是，大哥，我也是这样想的。”

小李一刀说：“你既然练了形意，我听说咱体内世界有个形意高



手叫铁先生的，曾登台海派市摆擂台，听说有意招徒。你何不去找他，拜他为师呢？”

小草说：“啊，大哥，我正是这样想的。”

小李一刀凝视着小草，小草也回望着小李一刀。小李一刀对小草说：“兄弟，自从你在大世界擂台上装扮过长胜后，你就不再是以前的小草，也不再是以前的小红了！你明白吗？”

小草说：“我明白。”

小李一刀点点头说：“好兄弟！”说完他从怀中掏出了那只葫芦埙，端详着说，“这也是长胜大哥的礼物啊。”然后他捧起埙吹了起来。这一次他吹奏的又不一樣，埙声温暖和煦，宁静安详，犹如美好怡人的田园风光。埙声突然转低，变成了低低的深情的倾述——歌歌听出这是小李一刀在向她表示他心中的爱和感谢，而这种爱和感谢是无法用语言、甚至无法用音乐来表达的。歌歌再一次热泪盈眶。这时埙声又转为高亢，就像战鼓在远方响起，一个战士难以抑制的血液奔流和豪情激荡——小草听得出这是小李一刀大哥在勉励他，他不禁心潮起伏，胸中气血再次翻腾起来。

在埙声中，小李一刀站起身来，携起歌歌的手，转身进入身后的小静脉通道中，飘然而去。

小草喊道：“大哥……”但小李一刀和歌歌已去得远了，惟有埙声悠悠不绝。

“就剩下我一个人了……”小草嘟囔说。

这时天色已黑，一阵夜风吹来，小草打了个寒噤，的确只剩下一个人了，他心中不禁感到了凄凉。但他素来心胸开阔而坚实，这种伤感的情绪只是一现而过。这会儿他胸中气血再次翻腾起来，激荡如浪。但他想到这是长胜大哥和小李一刀大哥的心血，他便不在意胸中的难受，只觉得一股豪气充满心间。

现在首先要做的是去找那个铁先生，把自己练成一个高手，这样

才配做长胜大哥和小李一刀大哥的兄弟，才能像两位大哥那样为这个世界出力。但大千世界，茫茫人海，到哪儿去找铁先生呢？

小草接着想到了黑老者黑大叔。他从一开始就知道黑老者是个炭疽杆菌，但他是个丢失了质子而无害的炭疽杆菌。何况黑老者将自己从死人堆里救了出来，两人又相依为命了这么长时间，建立了深厚的感情。所以小草想起黑大叔是自然而然的。

啊，黑大叔他还好吗？他肯定知道那个形意高手铁先生。我先回肝脏市去看黑大叔，看过黑大叔后，让他给我指条路，就去找铁先生。

小草盘算已定，便起身进入静脉通道，向颇外走去。

在小草赶路的这个间歇，我们有了些时间，我来给亲爱的读者简单说说咱体内世界微生物的情况。因为在这部故事里，我们要认识不少的微生物朋友或敌人。当然了，你如果对这种介绍不感兴趣，你可以略过这一章，直接去看后面的故事。

要认识微生物，我们首先得认识一个叫列文虎克的老头。十七世纪后叶，在荷兰王国——就是以战舰、海盗、郁金香、橙色足球队、三剑客闻名的那个国家，那个叫列文虎克的人每天都在磨着显微镜的镜片。当时的欧洲，热爱科学的人们都在兴致勃勃地打磨着镜片，李希普在磨着镜片，伽利略在磨着镜片，哲学家兼科学家斯宾诺莎在磨着镜片。他们都渴望通过自己打磨的镜片看见更远的东西（望远镜），或者看见更小的东西（显微镜）。而英国人罗伯特·虎克通过自己的显微镜第一次看见了细胞——尽管是木头的细胞，可它仍然是一项最伟大的发现之一！使全世界都为之一振，





人们意识到原来还有一个我们看不见的世界有待发现，他们打磨显微镜镜片的兴致就更大了。荷兰人列文虎克更是如痴如醉地打磨着他的显微镜镜片。列文虎克这个人由于家境贫寒，没上过几年学，从小就给人当学徒以谋生，但他热爱科学的心却没有磨灭。终于他打磨成了一架可以放大200多倍的显微镜，这一天——这真是划时代的一天——他从一个糟老头的残缺的牙缝里取了点牙垢，放在他刚制成的显微镜下观看，啊，真是不看不知道，一看吓一跳！只见在镜头下面，有无数个形形色色的小动物蹦来跳去，列文虎克大声喊道：“啊哈！这个老头嘴里的小动物要比整个荷兰王国的居民多得多！”他发现了另一个世界！

这一次真正震动了人类的世界！连荷兰女王都跑来，请求列文虎克让她看一看他显微镜下的另一个王国。以后荷兰女王款待来访的外国元首，其中一项就是请他们看列文虎克显微镜下的小动物。

列文虎克发现了另一个世界——微生物世界。这是一个真正的小人国。我们随后对他们的了解越来越多，因为我们的显微镜越来越先进。列文虎克的显微镜只能放大200多倍，而后来出现的超声显微镜可放大5000倍左右，而电子显微镜的放大倍数可达到300万倍以上！这样的显微镜为微生物学、组织学、细胞学等奠定了基础，也为我们这部人体体内世界系列故事奠定了基础。

这个微生物世界由细菌、放线菌、真菌、病毒、类病毒、立克次氏体、衣原体、支原体这些大家族组成。这些小人国的居民，小得令人难以置信。就以细菌中的杆菌来说吧——他们是细菌中的大个子，让3000个杆菌头尾相连躺成一排，也只是一粒米那么长；让70个杆菌肩并肩排在一起，也只是一根头发丝那么宽；将50多亿相当于全地球人口总数的细菌加在一起，才只有一粒芝麻那么重。

他们如此之小，得用“微米”或更小的“纳米”衡量才行。总之我们记住他们非常小就是了。在我们这部系列故事里，我们的主人公大多

都是细胞,他们虽然要比这些微生物大些,但他们也得用“微米”才能衡量,他们倒是相匹配的。他们之间发生着一系列惊心动魄的故事。

但你可不能因为微生物小而瞧他们。他们要比我们人类多得多,能干得多。他们具有极强的抗热、抗寒、抗盐、抗干燥、抗酸、抗碱、抗缺氧、抗辐射、抗毒能力。他们布满了大自然——城市、田野、人和动物的身体内外、高山之巅、海洋深处、南极冰川、酸海碱海死海,包括埃及金字塔中的木乃伊身上,他们无所不至。只有一个地方例外,那就是活的火山口,因为微生物只怕明火。

另外,他们要比我们人类古老得多,古老得我们望尘莫及。我们只能借助这样的比喻才能想像他们的古老——假如我们把地球演化的历史(这是一个巨大无边的天文数字)浓缩成一天,地球的诞生是24小时中的零点,那么地球的首批居民厌氧性异养细菌是在早上7时降生,午后13时出现了好氧性异养细菌,鱼和陆生植物产生于晚上22点,而人类则是在这一天的最后一分钟才出现的。

他们能最早出现,又能延续至今,这跟他们的食量大、食谱广、繁殖广、抗性强等特点有关。说起食量大,这倒是生物界的普遍规律:即个头越小,胃口越大。如果将一个细菌在一小时内消耗的糖分换算成一个人要吃的粮食(按各自的食物体重之比换算),那么这个人得吃五百年。至于食谱广,微生物是无所不吃,贪得无厌。连化学合成的最新有机分子,他们也照吃不误。微生物的繁殖更是一个骇人的天文数字。举例来说,如果给一个微生物足够的营养和空间,让他尽情地繁殖分裂,那么一个细菌48小时内能繁衍出相当于4个地球重量的子孙来!当然受客观条件的制约,他们不可能达到这一步,但他们的繁殖能力也是够吓人的。至于他们





镇子上,而这会儿又正值一个傍晚。

这个镇子位于人体世界的颈部,距心脏已不甚远,可以说是京畿部位,素来繁华。但今天却冷冷清清,街上行人稀少,只有不多的车辆匆匆驶过。满大街的华灯依然齐放,但今晚这些惨白的灯火却给镇子平添了几分冷清和怪异。

小草心里想着黑老者和铁先生,对镇子的冷清和怪异并没在意。天色已晚,他要投宿在这儿,明天好早起赶路。

等他找了好几家旅馆客栈后,他才觉出了镇子的怪异。旅馆和客栈的大门都关得紧紧的。每次小草敲上半天门,门房才打开一个小小的窗口,一看小草便都说:“快走快走,这儿没你住的!”说完便“砰”地将窗口关上。

小草这才觉得事情太怪了。他本是红细胞出身,走南闯北,见多识广,这个镇子他也住过好几回,但他从来没见过今晚的这种情况。他不禁转过身来,对着空空荡荡凄凄惨惨的大街小巷,心里问道:“这是怎么啦?”

这时一个人走了过来,他问小草道:“先生要住店吗?”他声音冷冰冰,干巴巴,毫无一点生气,似乎他一点也不爱说话似的。小草向他看去,只见这个人又高又瘦,身形僵硬,礼帽帽檐压得很低,却遮不住他苍白的面容。

小草心中奇道:“旅馆怎么派这样的人拉客?这人僵尸一样,不把客人吓跑才怪呢!”他点了点头,这僵尸说:“跟我来吧。”

小草正要跟着他走,这时又有一个人跑过来喊道:“先生是不是要住店?”小草见这个人却是又矮又胖,像个橄榄球一样。他说话底气十足,声音十分洪亮。

这橄榄球对小草喊道:“要住店跟我来!千万别去这个僵尸那儿!你大概不知道,他开的是黑店!”

小草吓了一跳,僵尸怒道:“谁开的是黑店?”



橄榄球说：“你开的是黑店！半夜起来杀剥客人，肥的熬油点灯，瘦的剁碎做馅！”

僵尸大怒，说：“你胡说八道……”他本来不善言语，一气之下更说不出话来。

橄榄球抓住小草说：“要活命就跟我来！”他拽住小草就跑。僵尸扑了上来，这时五六个同样的橄榄球突然像一条链子一样从小巷里跳出来，喊道：“啊哈，想动手吗？”他们以一条链状队形挡住了僵尸，而僵尸后面也出现了五六个同样的僵尸。两队人马对峙着，一触即发。

橄榄球拽着小草已跑入了一条小巷深处，他一边跑一边说：“你跟着我就对了！在这个镇子上你找不到一家旅馆的。除非你想被僵尸的黑店熬油剁馅！”

小卓点点头说：“我跟你走。”相比之下，这圆鼓鼓的橄榄球比阴森森的僵尸叫他放心许多。他问皮球道，“为什么镇子上的旅馆都不开门呢？”

这橄榄球毕竟腿太短，跑上一截便跑不动了，他见小草问他话，便放慢步子，对小草说道：“我看你这人还是比较爽快，我就告诉你吧！这个镇子上的旅馆不给你开门，这里面有两大秘密！”

小草说：“有两大秘密？”

橄榄球说：“当然！”他压低了点声音说，“第一是这个世界上就要爆发一场瘟疫！”

小草说：“瘟疫？”

橄榄球说：“瘟疫！现在体内世界还在尽量压着这个消息。这个镇子位于大脑中枢和首都心脏的中间，什么消息都瞒不过他们，什么消息都是他们先知道！所以他们现在已经门都不出，也不接待外来人员。”

小草说：“原来是这样。这瘟疫是流感吗？”

橄榄球说：“具体是什么现在谁也说不清楚，但比流感厉害多了！——这是第一。第二是两大帮派光临这个小镇子，等着接你的大驾，这镇子上谁吃了熊心豹子胆啦，敢来抢我们的肥羊！招呼又是提前打过的！”

小草说：“两大帮派？来接我的大驾？肥羊？”

橄榄球说：“是啊，一家是敝帮，一家便是僵尸他们。”说话间他们已走到了一家客栈的门口，门口有人问道：“来了吗？”皮球说：“来了，来了！”门口的人说：“啊，你们辛苦了，赶快请进！”

橄榄球请小草先进。小草刚一跨进客栈大门，双脚就被什么东西一绊，他一头向前栽去。他刚要借两手着地一撑而起时，他的一只脚已被绳子套住，嗖地吊向半空。接着从前后左右跳出四队排成链形的橄榄球，每队都手拿一根绳子，四条橄榄球链子蹿高伏低，纵横交叉，几下子便将小草绑了个四蹄朝天，水泄不通。

四队人马拽着绳子，扛着小草，走进了客栈的大厅。他们对大厅正中的一个橄榄球躬身施礼道：“禀帮主，肥羊牵来了！”

大橄榄球看了看小草，就：“牵来了就好，把他吊起来吧！”

橄榄球们把绳子往房梁上一扔，接着小草又被嗖的一声吊在了半空。

小草扭头朝下看去，只见大厅里灯火昏暗，大橄榄球的脚下生着一盆炭火，火上烤着一只肥羊，油滴不断落入火中，发出“哧哧”的燃烧声。大橄榄球一边持刀割羊吃肉，一边端起酒碗喝酒。酒肉香气扑鼻而来。

小草不禁口中生津。他看见屋子里一链链的橄榄球们也都在咽唾液。他不禁对大橄榄球说：“帮主，有好吃的不能一个人吃，大伙儿可都在咽口水呢！”

听见这话，满屋子的橄榄球们都粲然而笑，帮主也“咦”了一声，抬头望着小草。小草看见他年过半百，身体魁梧，神情威猛，一看便知是个大人物。

这帮主望着小草良久，说：“奶奶的，这真是个傻小子呢！”他转身对身后站立的一个瘦长的橄榄核说，“军师，人们都说这是个傻小子，奶奶的，我看他却傻得有些蹊跷！你说他是真傻还是装傻？”

小草说：“我是装傻！”

军师说：“这小子真傻都来不及呢，还敢装傻！”

帮主问小草说：“你来到这里为什么不喊叫冤枉？不问问我们为什么抓你？”

小草说：“我知道你们会发现抓错人啦，少不得把我放下来，给我赔不是，请我吃烤肥羊，喝老酒！”说完他又咽了一口唾液，他素来食量颇大，身上又少钱，自从脱离红细胞后，他吃不上路上的军粮，这一路上每顿只能吃个半饱，现在他真的饿了。

满屋子的人再次哗然而笑，帮主也忍俊不禁，笑道：“奶奶的，这小子真是个怪人！我问你，你想不想知道我们为什么抓你？”

小草说：“我知道你们抓错人了！”

帮主说：“我先问你，你认得认不得我们是谁？”

小草说：“我认得你们是肺炎链球菌，你们便是有名的典肺帮，他们又叫你帮主，想必你就是帮主了。”

军师喝道：“他当然是我们的帮主了！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典帮主，你难道不知吗？”

小草说：“我听说过典肺帮，却没听说过典帮主。”

军师又要喝斥，典帮主挥手止住了他，说：“傻小子说的是实话。

老夫也对你说实话,我们没有抓错你,奶奶的,你是本帮的叛徒、内奸、大盗贼!”

小草说:“我是你们帮的叛徒、内奸、大盗贼?”

典帮主说:“是啊,你原来叫小红,后来改名为小草,是吧?”

小草说:“是的。”

典帮主说:“你曾被黑老者收留,成为柏树寨的人,对吧?”

小草想了想说:“也算是吧。”

典帮主说:“你知道不,柏树寨其实是老夫的地盘,现在柏树寨的残部全部被我接管。你不来向本帮主报到,却跑到艾黄两人那里,是不是叛徒?奶奶的,你还给艾黄两人出力,装什么长胜来吓唬天下英雄,你是不是内奸?最可恨的是你偷走了本帮泼天的富贵,你是不是大盗贼?”

小草奇道:“没人给我通知向你报到呀,我以前又不知道你这个典帮主!再说装长胜大哥又不是我的主意。还有偷走你们什么泼天的富贵,我哪有什么泼天的富贵!不信你们来搜!”

典帮主说:“傻小子又装傻了!你不说是吗?我问你吊在房梁上舒服吗?”

小草说:“不舒服。”

典帮主说:“这个不舒服,有舒服的玩意儿等着你呢——辣椒水,老虎凳,老杠子,十签穿指,五牛分尸等等,好东西多着呢!等咱回到总舵,奶奶的,让你一样一样舒服个够!我就不信还有打不扁的铁!”

军师说:“小子,你怕不怕?你要是怕了,还不如早点说出来,免得受这样的罪!”

小草说:“我真的不明白你让我



说什么，不过我可以告诉你，我最怕的是挨饿。”他说的是实话，面对着团团的酒肉香气，他饿得越发厉害了。

“好！”典帮主说，“你最怕饿，奶奶的，我就让你慢慢地饿着。”他转身问军师道，“咱们还有几只肥羊？”

军师说：“还有三四只吧。”

典帮主说：“行，够啦。”他抬头对小草说，“老夫日食肥羊一只，这几天路上吃的够啦。回到总舵后，你要是还不招的话，奶奶的，我就把你烤成肥羊吃了！”

小草说：“你不给我吃饭，到时候我就瘦啦！”

典帮主转头对军师说：“你说这小子是真傻还是装傻？我怎么觉得很有些邪门！”然后他又抬头对小草说，“我不怕你饿瘦，你小子长得这么结实，奶奶的，饿上三四天还是一只肥羊！”

小草叹了口气，说：“只怪我自己，上了那个橄榄球的当了！他说僵尸们开的是黑店，半夜杀剥客人，肥肉点灯熬油，瘦肉剁碎做馅。谁知道你们这儿更黑，直接把人烤成肥羊！”

典帮主哈哈笑道：“你要是觉得僵尸们好，到时候我把你送过去，奶奶的，叫你试一试他们到底有多好！”说罢，他不理小草，招呼军师和几个大头领过来一块吃肉喝酒。他们狼吞虎咽地大吃大喝起来，这烤肉和烧酒的气味更加四散而来，熏得小草更加饥肠辘辘，他更加难以忍受，便大声喊道：“你们好没良心！要不是我替你们鸣不平，典帮

主能让你们吃肉喝酒？你们有了吃喝就不管我了？”大家再

次笑了，他们摇着头说：“这个傻小子！”他们不再理会

他，一会儿便将酒肉吃喝殆尽。典帮主说：“值勤的

把这小子看好，其余的各自休息。明天一早上

路！”一屋子的人便都散去。

大厅里只剩下一队值勤的。他们把门关紧，把灯熄灭，把炭火架旺，然后围着火盆